

鯉魚門的歷史、古蹟與傳說

張瑞威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鯉魚門是香港著名品嚐海鮮的地方，其實，這是1965年以來的發展。在這之前，鯉魚門只是九龍東部魔鬼山下一條細小的客家村落。鯉魚門為九龍十三鄉的一份子，根據《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957-1982》的介紹：「最早在鯉魚門定居計有葉、曾、李、張等姓，多從事打石謀生。此處石質優美，遠銷廣州、台山、順德各地，多用以興建祠堂或作門柱石等。及後陸續設有草席廠、顏料廠、船廠等工業。一九六五年開始，鯉魚門之海鮮業有長足的發展。由於交通方便，取價廉宜，因而陸續取代流浮山海鮮供應的地位。」¹以上簡短的介紹，告知我們鯉魚門本是以打石為生的雜姓村落，其間曾一度發展工業；在1965年以後，才變成海鮮供應地。

鯉魚門的歷史在學術研究上的被重視，不單因它曾是香港早期打石工業地區，它亦是清中葉以前活躍於華南沿海一帶海盜的重要據點。穆黛安(Dian H. Murray)在其書《華南海盜 1790-1810》指出，在十九世紀初肆虐華南和越南之間海面的海盜首領張保(按：又稱張保仔)所承襲的武裝系統是有很長遠的淵源的。據她的解釋，張保乃漁民出身，嘉慶初年已投身於海盜鄭一旗下，1807年鄭一死，張保透過與鄭一妻子鄭一嫂的關係，成為這股海盜的新領袖。穆黛安認為，鄭一的家勢很不簡單，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鄭成功的部下鄭建。在1661年鄭成功撤退台灣的時候，鄭建由於集合部隊的耽擱，未有追隨國姓爺，在廣東海面繼續為盜。雍正年間(1723-1735)，鄭建已死，但他的兩個後人卻成為新安縣的海盜首領。哥哥鄭連福(1706-1761)在大嶼山建立基地，1761年鄭連福死，其子鄭七繼承事業，但在1802年為官軍所殺，餘黨分散，不成氣候。家族事業的發展落在鄭連福弟弟鄭連昌(1712-1775)身上。鄭連昌設寨於鯉魚

門海峽旁的惡魔山，1753年時，他還在當地建造了一座天后宮，以此作為其活動的巢穴，張保的領導鄭一就是鄭連昌的長子。²根據穆黛安以上的敘述，在十七、十八世紀，華南的歷史與海盜的發展是非常緊密的，至少從明末的鄭成功到清中葉的張保仔，有一種從未間斷的海上武裝系統在華南沿海承襲著，而這種海上武裝的承襲過程中，駐紮在鯉魚門的鄭連昌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鯉魚門天后廟

鯉魚門雖然有這麼長遠的歷史發展，學者對這個地區前代歷史的研究卻極少。夏思義博士(Dr. Patrick H. Hase)近著有「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Lei Yue Mun Area」一文，詳細介紹香港早期打石的歷史和鯉魚門的發展，可惜並未出版。³1997年以來，我曾多次在鯉魚門進行考察，現在嘗試將這些訪問結果，連同在其他方面找到的零碎資料整理出來，希望能給讀者多一點參考。

嚴格來說，這個地區稱作三家村，鯉魚門只是三家村鄰旁進入維多利亞港的海道名稱，但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人亦呼三家村為鯉魚門。從字面上看，鯉魚門最早可能是三家人成村的，這亦是我在訪問中得到印證的。陳先生是鯉魚門唯一廟宇天后宮的廟祝，他的祖先從廣東五華來到鯉魚門的鄰

村茶果嶺居住，嚴格來說不是本村人，不過他打理天后宮已經有十多年，而且又在鄰村居住，所以他的意見值得我們參考。陳先生告訴我，三家乃指溫、劉、陳三姓人，不過，他強調這三姓人已不可考。而且，這三姓人所建的三家村根本不是現在三家村位置，而在鯉魚門避風塘對岸的工業區。我們很難證明陳先生的敘述，但他的意見表達了一個意思，就是三家村的開村歷史已不可考。鄉長葉宋也曾告訴我三姓人建村的故事，但他所指的三姓卻是張、劉、連，除此之外，不能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家村，可以說是廣東客籍人百多年前移居九龍東部發展出來的村落。葉宋家族的歷史是這村眾多村民的典型。葉宋在我訪問時(1997年)已達86歲，是鯉魚門最年長的原村居民，並擔任鯉魚門鄉長，所以對鯉魚門的發展頗為了解。據他自述，太公是廣東台山赤溪客家。洪秀全起事期間，因赤溪的客家與作為本地的台山人械鬥中被打敗，太公遂與祖父逃到鯉魚門定居下來。⁴ 似乎鯉魚門大部分的村民，都是像葉宋一樣，在幾代之前因不同的原因從廣東各地區移居到這裏。例如，另一原居民張福，也是本村較年長的居民(1997年達76歲)，族籍廣東惠陽淡水客家，雖然移民的原因不清楚，但由其太公移居鯉魚門開始，至他為止，亦是四代，可以推之，移民的時間也是在1850年左右。

葉宋和張福家族歷史的另一相似點是他們從太公移民到鯉魚門，至他們的父輩，均是本區的打石工人。張福稱，打石乃其父祖輩時鯉魚門的主要職業，也有人養豬，他說，會有不定期的船開來本村收買居民養大的豬隻。此外，部份鯉魚門人亦種菜，但不是自用，而是用來餵豬。據葉宋所稱，在以前，鯉魚門所出產的石材，銷量很好，除供應本地市場外，還被運送到順德作為大宅和祠堂的石柱，甚至遠至荷蘭，作為舖在街道上的石塊。以前的打石全用人手，配合簡單的工具，可說是一項非常辛苦的職業，他們「本地人」會先將石頭從石礦裏打出來，然後，再請廣東梅縣來的客籍石工精打細琢，經過這重加工，石材便可利用船隻賣運。從

這些訪問得知，鯉魚門從清中葉以來便是一個以打石為生的客家村落，工作雖然辛苦，但謀生不難，廣東各地內移鯉魚門者不斷，葉宋家族是早期的移民，而他所述的梅縣石工極有可能是這地區較後期的移民，在早期移民心目中，他們和那些梅縣石工，有本地與非本地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打石工人建立出來的鯉魚門村的社會組織非常特別。據葉宋所述，鯉魚門與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這三條鄰近同樣以打石為生的村落，在清代合稱為「四山」。駐紮在九龍寨城的清代官員，每山任命一人當「頭人」，合稱「四山頭人」，除了管束地方外，最重要的是代為收稅。葉宋告知，他的祖先便曾任鯉魚門頭人。其實，關於「四山頭人」，至今仍是九龍東部原居民津津樂道的事，1981年出版的《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會特刊》有以下的敘述：「『四山』各有一位『頭人』，由九龍城官員奏准清廷策封為『四大頭人』，主管四山地方大小事務。茶果嶺的『頭人』是羅寬；牛頭角是胡亞譚；茜草灣是盧亞奎；鯉魚門是劉發，後由葉華繼任。」⁵ 這段敘述的人物年份不詳，而且人物次序在其它刊物有時會有少許顛倒，如在翌年出版的《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稱葉華本是鯉魚門頭人，後由劉發繼任。⁶ 雖然如此，四山頭人其所屬地區，所享有的超然地位，是不需置疑的。《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會特刊》述：「此四位被封為當時「頭人」的當時架勢人物，出入均穿戴清官服飾，儀仗有肅靜迴避高腳牌，鳴鑼喝道開路，威風十足。」⁷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亦稱：「連新蒞任的九龍城官員也要先拜會四大頭人再行視事。」⁸ 從這敘述得知，在清代，四山頭人在九龍東部雖不是官員，但在其所屬地區是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

所謂四山頭人，夏司義博士認為極有可能是當年在四山內向清官員租山開礦者。這些開礦者，有責任將所開鑿而賣出的石材，按百份比將收益作為稅收交給九龍城官員。除此之外，他們亦扮演著工頭的角色。他們雇請石工，並在礦場建立簡單的

房屋給這些工人居住，所以，至少在清官員的眼中，他們有監督礦場工人的責任。工人的工作性質雖然是臨時，但時間一久，石工便定居下來，村落亦由此形成，鯉魚門與附近三條客家鄉村便是這樣出現，一直管理著自己雇工的開礦者，繼續成為地方的領袖。⁹這種特殊的社區組織，似乎一直到二次大戰後才有所改變。1963年，鯉魚門鄉公所成立，以羅平、林照任正副鄉長。¹⁰

在鯉魚門鄉公所成立之前，鯉魚門唯一廟宇天后宮似乎扮演著本村社區中心的角色。張福說鯉魚門沒有伯公或大王，也沒有祠堂，村民雖然在家中拜祖先，但已將天后宮當作公家祠堂。戰時，他曾當東江游擊隊，日本人投降後，他在本村結婚。據他敘述，他擺了十多圍酒席，由於當時鯉魚門還未有酒家，整個飲宴都是自己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其十多圍酒席的碗筷是在天后宮借來的。由此看來，對於以前鯉魚門村的村民來說，天后宮確實有著祠堂的某些社區功能。

據宮內碑文所記，天后宮一共重修過兩次，分別是1953年和1986年。第一次去鯉魚門天后宮的人，大多對此廟的感覺是古舊而有來歷。沿著海皮的小徑走過去，在數百公尺外，已經能看到天后宮的氣勢。廟宇雖小，卻扼守著鯉魚門海峽，而且在廟旁巨石上面，鑿有多幅巨款題字，如「海天擎秀」、「澤流海蒞」、「聖石嵯峨」、「山川孕瑞」、「壽世保民」等等，走近廟宇的時候，更可發現在廟門外有兩尊銃炮。由於這些天然環境和人工雕飾，鯉魚門天后宮給人一種自古以來軍事重鎮的感覺。不過，對於一個以開山關石為主要職業的社區，崇敬保護海船的天后有點奇怪。

在我進行的訪問中，聽到有幾個傳說同是關於天后宮的來源。第一個傳說發生時間不詳。據說有一天，一位懷有身孕婦人發覺海濱一塊巨石搖搖晃晃，有隨時滾下來的危險，於是她隨手拾起一塊小石，置在巨石之下，穩定了巨石，之後她發現巨石上有一孔，仿如一小洞，她覺得這小洞的大小剛好適合置放一天后像以作保佑，遂成天后宮。¹¹這個傳說故事顯示，鯉魚門村民崇敬天后最早是為保

巨石不要倒下而造成危險。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石窟仍存。現在的天后宮，就是在這石洞前興建，在大天后像後，就是石窟。石窟很小，建有石屎台，台面呈半圓形，直徑約只二呎，上仍放有天后像。這個佈置，加上以上的傳說，我們可以推論鯉魚門的天后宮是從這個石窟的天后神壇發展出來的。

另一個傳說是與風水有關，發生時間亦不詳。據說鯉魚門的村民，在打石的過程中，不小心將代表龍頸的山頭鑿斷，村民得不到安寧，後有一村民不知在何處請了天后像，並組織村民抬著天后像巡街，從此平安，村民亦信奉了天后。¹²這個傳說與第一個傳說有著共通點，就是鯉魚門的天后崇拜，是石工祈求神明免使他們在對自然界破壞時所出現的危險，有時是巨石倒下，有時是其它被認為是風水破壞所帶來的災難。

不過這兩個與本地石礦工業有關的傳說卻鮮為人知，現在為人樂道的鯉魚門天后宮傳說，卻是前所述及，與華南著名反清明將鄭成功和嘉慶年間海盜張保仔有關的鄭連昌故事。曾探討鄭連昌生平事蹟的學者是許劍冰。她在1959年發表「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中，相當詳細地敘述了鄭連昌的歷史。「鄭成功的留餘將鄭建，據說是當鄭成功率部自福建撤退台灣的時候，鄭建以部署稍遲，不及一同往台，因率領其家族與部眾，由福建海澄，逃往廣東撤退。他們經過漳浦、詔安、進入粵境，由潮安、揭陽、普寧、海豐、澳頭，而到達了大鵬灣附近。從此紮居下來，度其漁樵的生活。然沿途均有失散的部眾，所以潮安普寧一帶，也還有不少鄭建和其部屬的子孫，在那裏寄籍傳衍。鄭建死後，其子孫一部分散居於新安縣的沿海，與沿海的奸民相結，而成為一股虜人勒贖，橫霸一方的海盜。康熙十七年(西元一七一八年)，曾大敗廣東碣石總兵陳昂的部隊。至雍正末年，這股海盜的領袖為鄭連福與其弟連昌。連福佔據大嶼山的一部分，連昌則佔據鯉魚門後面的山嶺。連昌尤凶悍善戰，所住的山巢，就被人稱為惡魔山了。鯉魚門的海濱，也由鄭連昌建立了一座專祀天后的廟宇。廟後惡魔山的秘密山洞，似乎也就是鄭連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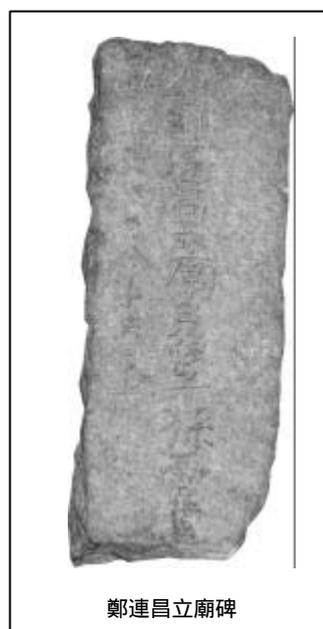
藏寶的所在。鄭連昌有子七人，都跟隨鄭連昌同樣的橫行海上。連昌死後，由他的長子所謂鄭一的，繼為首領，他與郭婆帶、鄔石二等人，有南海三大寇的稱號。著名的海盜張保仔，就是鄭一所部的建將。」¹³這篇文章，成為穆黛安撰寫華南海盜歷史時的參考。

在相信這個故事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正如許劍冰自己所述，鄭建的事蹟並不見於任何正史，王崇熙《新安縣志》雖有述康熙年間新安縣沿海的盜亂，但未有述及鄭建。¹⁴許氏是參考時人蕭雲厂刊登在當時《星島週報》的「鯉魚門的海寶藏」一文，而蕭雲厂之根據則是一澳門漁民的族譜，許稱：「蕭君於數年前，曾調查澳門水上人世系，認識『珠字四八七二號』漁艇主人鄭金水。金水藏有其先世所遺《鄭氏族譜》一冊，明記其族自閩遷粵，流為漁民的經過。並言其祖先鄭建，初為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的部將，以不及隨成功遷台，乃退入廣東，輾轉而遷至大鵬灣附近。其子若孫，以恥食清粟，嘗一度流為海盜，云云。」¹⁵但是此族譜似乎只講到鄭成功與鄭建的關係，並未有述及鄭連昌。

有關鄭連昌事蹟及其與鄭建之關係，原來許劍冰是得自蕭雲厂本於《鄭氏族譜》的推論。許劍冰：「蕭雲厂君「鯉魚門的海寶藏」一文，根據澳門鄭金水所藏的《鄭氏族譜》，謂鄭建的子孫，到了清雍正末年，有名鄭連昌的，佔據鯉魚門北的惡魔山，海上的勢力，非常雄厚。曾建立鯉魚門海濱的天后廟，當然也就是當時新安縣沿海的霸主。此鄭連昌一名，不見於正史與地方志乘的敘錄。所幸數年前，鯉魚門的居民，因修理那座天后古廟，於廟的神座後的石窟，發現了一方石碑，碑厚三寸半，高一尺二寸半，闊五寸半，正面刻著：『天后宮，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春立。』這證明鄭連昌確有其人，且以其能在鯉魚門立廟，更證明當時的鯉魚門確是他與其部下所佔據的。」¹⁶那麼，鄭建與鄭連昌的關係只是一種沒有證據的推測，而這種推測，是建基於一塊小石碑。

這關係著整個華南海盜歷史的石碑，是在

1953年發現的。有關石碑的發現過程，亦以蕭雲厂描述得最為清楚：「鯉魚門天后廟，有傾圮的跡象，村中玉泉居茶室主人羅平先生，召集親友，釀資修築。（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羅平先生在廟的神座後石窟裏面，發現石碑一塊，碑上的鐫文是『天后宮，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春立。』等字樣。」¹⁷由此觀之，該石碑是在1953年重修天后宮時在神座後的石窟發現的。在這個事件中，最奇怪的是，該石窟，如前所述，乃村民建廟前的神壇，即使在建廟後，石窟仍然保留，而且還供奉著天后像。那麼，為何鯉魚門村民在石窟前崇拜天后二百年後，才在那個小小的石窟發現這張石碑？



鄭連昌立廟碑

更有趣的是，蕭雲厂是有份參與1953年天后宮的重修的。據廟祝陳先生所述，1953年的天后宮重修，是天后娘娘報夢給當時的廟祝劉火燐要求的，劉火燐告知時任鄉長的羅平，羅平原先不相信，但在天后顯靈後，羅亦誠心相信而負責籌款重修。當時除了重修了天后宮外，更加建一崇拜關帝的協天宮在鄰旁。關於天后顯靈這件事，在天后宮內一塊由劉火燐敬送天后娘娘的石碑，其碑文如下：

「竊思鄉長羅平說，若是真的有靈性，可在地下影相，但天后托夢火

燐，即謂地下是不可能，若然就成賤相，就不能上天見玉皇，要在空中影才可以，後來在四月初五日午時，果然徐現空中奇雲，羅平聽了才相信，於是化去五十元，即請一個攝影師來攝影。但媽娘仍降同【按：應為“童”之誤】說，若別人請無效，要媽娘請才有效。媽娘也請了新聞記者蕭雲庵，他由石澳回來，那條船就回茶果嶺，但媽娘即請他來影相，他是有兩個兒女，一個工人。當蕭雲庵到岸，即跑步前來，到了廟前，即上了三個石級，即影到了奇雲，他的相机影得很快，影了九張，才能成功一張。及後於四月初七日，即交來相底片一張。羅平看了，非常歡喜，但那個攝影師表露得更歡喜，即刻捐叁百元做建廟之需。」¹⁸

由此看來，鯉魚門天后宮重修的過程中，蕭雲厂有著極重的角色：首先他是天后娘娘欽定的攝影師，是由他拍得天后在廟上天空顯靈的照片，由於這張照片，天后的靈驗得到證實，才有集資重修天后宮之事；其次，在集資中，他本人也捐款三百。蕭雲厂成為了華南海盜歷史的關鍵人物。

蕭雲厂已故，有關他的資料並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在1959至1960年間，蕭雲厂在九龍黃大仙租下七萬方呎的私家土地，並已向世界各地進口了野獸112種，野禽120種和蛇類140種，目的是向香港政府申請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動物園。在他呈交香港政府的《香港動物園報告書》中，簡單介紹了他的背景。他原籍廣東中山，在1960年時52歲，父親是澳州雪梨老華僑，全家信仰基督教。文章沒有說他是否中國出生，但他顯然長期在上海活動。1932年，當日本軍隊進攻上海的時候，他回到中山，並擔任縣立女師的教務主任；1934年返回上海，任某書局總編輯；在1939年，他開始收購動物，並分別在杭州和上海法租界設立動物園；1951年來港，「以繪畫、

雕刻、寫作及編輯雜誌為生」；1952年在茶果嶺建了私人別墅。¹⁹由此看來，在國內解放後，蕭雲厂攜帶著驚人的財富來到香港。1952年，他在鯉魚門鄰村茶果嶺置業，翌年參與鯉魚門天后宮的重修；1960年，更向香港政府申建動物園。在該份報告書中，附上蕭氏在昭泰銀行（香港皇后大道中122號）的四十萬港元存款的資力證明。²⁰除了擁有相當的財富和學識外，據曾認識蕭雲厂的茶果嶺一位村民說，蕭氏更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事實上廟前石上的巨大石刻「江南煙景」，便是出於他的手筆。

總結以上資料來看，鄭連昌事蹟的由來，是先有1953年鄭連昌石碑的發現，後蕭雲厂將之結合於鄭金水祖先的故事來為鄭連昌推測出生平，並結連鄭成功和張保仔的歷史，再經過許劍冰的闡釋，鄭連昌的故事便變得詳盡而有系統。這有系統的故事補充了穆黛安研究張保仔歷史的某些空白，經她演繹，整個由明末到清中葉華南海盜的故事便活靈活現的展示在我們眼前了。²¹但是，在我們接收這個華南海盜的故事之前，必須知道故事本身是有許多未經證實的環節。我不是也沒有證據去說明鄭連昌碑是現代人偽造的，對於田野工作者來說，碑刻就是一種證據。但是，我們在接受鄭連昌碑之時，是否也同時接受在發現鄭連昌碑同年出現的天后顯靈？須知道，蕭雲厂當年所拍下天后顯靈的照片，仍然作為證據放在天后宮裏面。

對於香港歷史的研究，自五零年代到今天，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有很大的成果。我們現在都知道，今天的香港不是由一條小漁村演變出來，在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前，香港已有長遠的歷史。隨著學者的不斷努力，香港故事越來越詳盡和有系統。但是，作為本地人，我們在高興之餘，有否懷疑過這個詳盡和有系統的香港故事其實內裏是滲雜著不少「帶有證據的傳說故事」的？

註釋：

¹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1982，頁19。

²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北京：

- 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頁64-73。翻譯自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³ 在此感激夏司義博士贈閱該文，亦是這篇文章，鼓勵了我將這數年來在鯉魚門所作的訪問和研究寫出來，供夏司義博士及同行指正。
- ⁴ 咸同年間赤溪土客大械鬥在歷史上是有記錄的，可先參看鄭德華〈赤溪縣志之史料價值〉。載謝劍、鄭赤炎主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社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頁665-73。
- ⁵ 《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會特刊》，1981，頁47。
- ⁶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1982，頁19。
- ⁷ 《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會特刊》，1981，頁47。
- ⁸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1982，頁19。
- ⁹ Patrick H. Has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Lei Yue Mun Area." 未刊稿。
- ¹⁰ 碑刻 鯉魚門鄉公所建築緣起 1963年立，後鄉公所改名街坊福利會，該碑現於街坊福利會內。
- ¹¹ 這個傳說由張福告知。
- ¹² 這個傳說由廟祝陳先生告知。
- ¹³ 許劍冰 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中國學社，1959年，頁133-134。
- ¹⁴ 見許劍冰 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1959年，頁139。
- ¹⁵ 許劍冰沒有言明蕭雲厂文章所刊的期數或年份，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有若干《星島周報》，筆者曾全部翻閱，但不能找到此文。本文只能利用轉述的方式，以觀蕭雲厂一文。見許劍冰 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1959年，頁138-139。
- ¹⁶ 許劍冰 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1959年，頁140。
- ¹⁷ 轉引自龔春賢 佛堂門與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天后廟，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1959年，頁185。
- ¹⁸ 碑缺年份，但既是劉火燐所送，估計是在重修天后宮前後之作。
- ¹⁹ 蕭雲厂 香港動物園報告書 1960年，頁179。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館藏。
- ²⁰ 蕭雲厂 香港動物園報告書 1960年，頁180-182。
- ²¹ 穆黛安除參考許劍冰文外，據她所述，還有蕭雲厂著：“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Pirates on the China Sea, 1140-1950”(1140-1950年中國海盜史研究)。中文未刊手稿，1976年9月。

更正啟事：

第十九期游子安 二十世紀前期香港道堂——「從善堂」及其文獻 一文，由於本刊校對疏忽，出現多處錯誤，特校正如下，並向作者及各讀者致歉。

頁	欄	行	誤	正
1	左	8	1898	1896
5	左	8	網開面	網開一面
5	右	22	拮據	拮据
6	左	17	則思遇半矣	則思過半矣
6	右	註四	所辦功德咄事	所辦功德法事
6	右	註四	輪班誦今經咒	輪班誦念經咒
6	右	註四	寒各施棉衲	寒冬施棉衲